■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11月12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翠袖乾坤

查小欣

林青霞——你妒忌得起嗎？

如果有人說「妒忌林青霞」，我會狂笑，是狂嘲笑。因為妒忌林青霞要講資格的。

美貌、清純而不俗艷，比例合度的身形，擁有上天賜給她的超凡氣質，落入凡間的天使，所以上天特別偏心她，令她輕而易舉一炮而紅成為明星。

萬千寵愛，但感情路上受過挫折，因為那位不是Mr. Right，承受不起娶她的福分。在年齡踏入要告別玉女角色之時，即嫁入豪門，成為富太，誕下兩個活潑美麗的女兒，與繼女情同母女，丈夫邢李源對她的公開讚美是將名下愛駒取名「百看不厭」。

近年她則發展自己另一項才華——寫作，文筆流麗真摯。今年她為慶祝六十歲，推出第二本著作《雲去雲來》，在「登六」派對上送給每位到賀的朋友。三個女兒和丈夫與她在台上齊向賓客舉杯敬酒，幸福滿瀉。林青霞就是自己完美人生的女主角。妒忌吧。

派對上，有不少重磅級賓客，健康、美麗、家庭幸福外，又有朋友，且往來無白丁，因為她懂得嚴選朋友。

朋友請她吃飯，她會先問明有什麼人出席，要知道他們的背景、與主人家的關係、為何會被邀請，朋友明白她寵她，都不介意。林青霞為自己設下鋼門，不輕易開門請進，反映她低調內斂、不想跟陌生人接觸。她為自己設下安全區，因為她是林青霞、她是邢太，她要避開陌生人有可能帶來的是非，她要刪絕被人利用的機會，來往的都是有名有姓的人相對可靠，這亦證明她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她不要招惹任何可以破壞她現狀的危機，何況她有條件活在自己的世界、自選的圈子裡。

《雲去雲來》的陣容已叫人妒忌，封面照由內地著名攝影師陳漫操刀，美術設計張叔平，寫序的是白先勇與章詒和，還附送由她朗讀內容的CD，是由名嘴俞琤親自監督錄製，書店都將她新作放在當眼位置，甚為重視。林青霞履歷上，正式寫上長期被美貌掩蓋的：智慧。

天言知玄

楊天命

六十倒數

台灣大美人林青霞早前慶祝六十大壽，引起我看看她命格的興趣。大美人的日元屬癸水，年柱及月柱分別透兩個甲木，也即十神中的「傷官星」，難怪能夠成為風魔萬千觀眾的一代美女——粗略來說，凡八字月柱天干透「傷官」的女生，通常也有令人一見難忘的靈秀外貌。

當然，除了「傷官」外，女生的八字月柱天干透「食神」、「正官」或「七殺」者，也各有成為美女的條件：「食神」主溫文秀麗，「正官」美女則穩重端莊，透「七殺」者，女生的行為舉止往往帶着誘人媚態，特別容易得到男生的注意。

天命這周也剛好有朋友踏入花甲之年，不過與大美人林青霞的大事鋪張相比，他卻選擇了低調地替自己度過生辰——原來他自小便聽過長輩分享，六十乃人生的多事之年，所以他因此而一直憂心忡忡，根本就無心為人生大壽而感覺快樂。

常言道：「人生七十古來稀」，所以在古人眼中，六十確是踏入人生最後階段的一個象徵。以八字而論，花甲也的確有可能是一個容易多事的年頭：一來六十歲剛好是「值太歲」的本命年，所以難免煩惱較多，身體亦易出毛病；二來以八字的計算方法來說，人生的大運每十年轉換一次，而人生的第六個大運，定必與命造的月令相沖，亦即在人生的五十歲至七十歲這二十年之間，其中有十年的運勢較易出現動盪（實際的年齡要視乎個人八字而定），適逢再加上六十「值太歲」的負面影響力，生活及健康自然較易出現問題。

不過，問題較多並不等於不能順利過渡，尤其在醫學昌明的今日，「人生七十古來稀」已再不適用，所以與其終日誠惶誠恐，倒不如像林青霞般盡情擁抱這花甲之年，因為心境愈開朗的人，運勢及健康也自然愈好，愈容易渡過各種的難關！

琴台客聚

彥火

第四種權力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四十七屆年會，於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我曾為此起草過講稿，談到「中文報業的轉型與創新」的關鍵問題，也許讀者有興趣，特輯錄如下：

在談到「中文報業的轉型與創新」問題，我感到很擔憂。因為中文報業在要求創新及轉型的同時，有一點為同業所忽略了，就是創新與轉型的目的是什麼？

美國大衛·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在《媒介與權勢》（The Powers That Be）一書中指出：「不可否認的是，全世界面臨着一個真實的困境。即隨着全球化與『社會市場化』的加速，以社會利益標榜的『第四種權力』正在蛻變為一個空殼，失去了制衡其他權力的真義與初衷。」

這裡所說的「社會利益」，套我們的說法，即「社會公器」。

換言之，在報業創新和轉型過程中，我們有否注重質量提升及辦報的理念，即「第四種權力」。

在當今網絡發達的社會，網絡信息十分快速，許多新聞都是即時在網絡傳播，為了趕新聞、滿足好奇的讀者，不少網絡新聞都未經過求實求真，以致「假大空」的新聞飛短流長，可謂沙塵滾滾，流沙俱下，更有甚者淪為散布假新聞消息的媒介，其影響是極壞的，其後果是堪虞的。

以下，我想援引五年前逝世的著名傳媒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節目主持人沃爾特·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處理新聞手法的嚴謹態度——

當克朗凱特二十歲光景，剛從戰地記者轉做電台播音員，某日，老闆氣沖沖地衝入他的辦公室，要求他立即播放一則市政廳大火的消息。老闆說，消息是由他太太報料，因為他的家就在市政廳對面，他太太目睹三個人從市政廳跳下當場斃命！

克朗凱特聽罷，基於職業經驗使然，拿起案頭的電話，準備打電話給消防局核實這則消息。老闆知道後給氣壞了，對他大吼道：「難道連我太太都會錯嗎？」老闆蠻橫地搶了播音器，第一時間把這則獨家新聞播出去了。

新聞播完，克朗凱特也接通消防局電話，消防員對他說，經核實，是市政廳的腳手架着了火，很快被撲滅了，只是小事一樁，No Big Deal！

真理在克朗凱特這一邊，他卻被解僱了。

時下新聞同業，為搶先報道新聞，往往未經核實資料便公諸於世，造成不良的影響。

中文報業巨擘金庸為《明報》曾訂下一篇好新聞的準則「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圖」。

為此，金庸親自作進一步闡釋：

短：文字應短，簡捷，不宜引經據典，不尚咬文嚼字；

趣：新奇有趣，輕鬆活潑；

近：時間之近，接近新聞。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後亦可用者不歡迎。空間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國讀者；

快：金庸初提「快」字，後改用「物」字，即言之有物，講述一段故事，一件事物，令人讀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無不可；一無所得，未免差勁；

圖：圖片、照片、漫畫均圖也，文字生動，有戲劇舞台感，亦廣義之圖。

選稿的標準，以二十四個字為依據：

新奇有趣首選/事實勝於雄辯/不喜長吁短嘆/自吹吹人投籃

金庸所訂的準則，放諸今天的報業，也相信是行之有效的。

但我覺得「短、趣、近、快、圖」，還應加上一個「準」字——也就是準確性了！

只有傳媒具有求實求真的態度，才不至於在轉型中迷失方向，才不會在創新中失去辦報辦刊理念。我希望，不管什麼時候，我們都要堅決行使「第四種權力」，因為只有作為社會公器，報業生命力才能持久，才具有生存的價值和意義。

百家廊

張衍榮

地攤人生也精彩

內弟寅生十幾歲便到漢口討生活，幾經輾轉，最終落腳在車水馬龍、販夫如雲的漢正街，幹起了「挖地腦殼」。

甚叫「挖地腦殼」？那是武漢人對擺地攤的戲謔，既有調侃嘲弄，也有鄙夷不屑。不難想見，一個要地位冇地位，要形象冇形象的非典型行當，雨雪風霜，蠅頭小利不說，還「公一天，母一天」的（武漢俚語，指收入不穩定），但凡有點門路的，誰肯廁身其間？因此，「挖地腦殼」的不是走投無路的市民，便是一窮二白的鄉民，有的甚至還是肢殘胃不殘的殘疾人。

寅生呢，說是鄉民麼，一天農活沒幹過；說是市民麼，又沒有「市民證」（城市戶口）；說是殘疾麼，四肢健全。他初中尚未畢業，罹患食道癌的母親便因無錢醫治撒手人寰，時年53歲。父親雖會點木工，卻目不識丁，認為讀書耽誤工夫，是「糟蹋糧食」，對他成天埋頭書本很是惱火，脾氣來時就用斧頭剁他的書包……村上一些老人看在眼裡，都替他惋惜不已。就這樣，少年的他含淚背井離鄉，隻身到了「寸草不生，遍地黃金」的大漢口。

然而，他哪裡知道，「地腦殼」也不是那麼好挖的。風刀霜劍之類就不說了，僅黑白兩道便叫人頭大。

「虎皮幫」人們都見識過。他們看到「挖地腦殼」的，不管你是圪蹴街沿的，還是蹲人行天橋的，見面就橫眉豎目，掀攤子，攆你滾蛋，誰叫你佔道經營的？誰叫你影響市容市貌的？……後來，社會輿論壓力大了，人家策略上也與時俱進了，你不是下跪求他高抬貴手嗎，人家也給你跪下，指指身上那套灰不溜秋的「着裝」，求你高抬貴腳：「師傅啊，你也讓我吃碗飯吧！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啊！」遇到這種情形，誰還不識相趕緊配合，麻溜收攤子閃人？打一槍換個地方嗎？呵呵，他們兵多將廣啊，街頭巷尾遍佈，你朝哪裡躲去？見天都這麼操練幾回，你還挖什麼「地腦殼」！

至於便衣團夥，那就不是一個「躲」字能解決得了的。他們倒是不驅不趕，還口口聲聲說是來保護你的，可那「保護」誰不膽戰心驚啊！他們鼻樑上架副蛤蟆鏡，脖頸上戴根粗得令人咋舌的金項鏈，手插在褲兜裡，皮鞋尖若無其事地就那麼在地上捻着，意思也是你懂的。碰上這樣的主兒，心理上發毛不發毛？人家壓低嗓門跟你說，「夥計，你是明白人……」你躲？你朝哪兒躲？乖乖奉上「保護費」吧，他才懶得管你賺沒賺呢！偌大的漢正街，誰也不清楚這類混混到底有多少。而且，他們常為爭地盤「黑吃黑」，火併過後你方唱罷我登場，地皮是你刮過去他刮過來。

此外，「挖地腦殼」的相互之間還有競爭，就像生雞常被群起而攻之樣，不啄你個頭破血流你不會「綿條」（服軟）。在寸土寸金的地方，誰想插進來分它一杯羹，就得破子亡孫地鬥，漢口話把這叫做「打碼頭」。在「東方芝加哥」打碼頭，談何容易啊！

所幸近些年來區、街政府順應民心，管理上大力改進，將資深「地腦殼」收編，劃出若干地盤，規定時段，收取一定的管理費，讓他們名正言順地擺攤設點，稱做「夜市」。

時光荏苒，歲月匆匆，寅生從東躲西藏「挖地腦殼」，到大搖大擺做「夜市」，前前後後一晃就是二十餘載。

這二十多年來，他的變化之大令鄉親們不勝驚訝：他不但養活了自己，還回家鄉蓋起了樓房，甚至還在漢口娶上了媳婦，如今兒子都上初二了。眼下，灣子裡的老少爺們對他羨慕不已，尤其先前替他深感惋惜的那些老人，都把他視為教子榜樣：「看到冇，人家寅生一冇靠到爹，二冇靠到娘，獨打鼓，獨划船，都是自己一個人在外頭『纏』（念chà n，武漢方言，意為打拚），不光纏到了房子，還纏到了媳婦……」

對鄉親們的這些稱道，寅生並不在意。他曾對我談起過。他說，只要是個健全的人，不好吃懶做，不嫖賭逍遙，好生搞，在今天這樣可以各顯身手的環境下，蓋間把房子，討個老婆，有麼事好難的呢？說句不好聽的，就跟那豬啊狗啊找食吃一個樣，不過一點本能而已。如果非要說它是個奮鬥目標的話，我敢說百分之百都能實現。因此，這沒什麼好誇耀的。

他這樣說讓我有點刮目相看：不錯，話也的確在理，但是，一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你不追求這個，還追求什麼呢？我問他：那你對什麼感興趣呢？或者說，你最看重的是什麼呢？

他淡淡一笑，說，其實蠻簡單，就四個字：贏得尊敬。

贏得尊敬？

是啊，他說，一個得不到尊敬的人，錢再多，又有甚麼味呢？真的，無論走到哪裡，人家都不尊重你，都瞧不起你，都鄙視你，臭烘烘的，難受不難受？沒有尊嚴嘛！網上電視上現成的例子多得很。你看，那些跑到國外去的中國遊客，哪個是窮人？誰是吃了上頓愁下頓的？恨不得個個腰纏萬貫，人人財大氣粗。可是，舉止呢？躊躇滿志的，一擲千金的，橫七豎八的，俗不可耐的，亂扔亂甩的，隨地吐痰的，大聲喧嘩的，「題字」留名的，甚至還有大庭廣眾之下恬不知恥抓撓人家街頭裸體雕塑生殖器的……真叫人無地自容啊！暴發戶嘴臉，暴發戶做派，暴發戶嗓門，暴發戶心態……整個一暴發戶文化！自己看了都臉紅，叫人家老外如何瞧得起你！我們總是有人詭辯，說他們只是少數，只是個別。可是，這些人一出國門，人家就說你是中國人。人家說錯了嗎？沒有哇！他無形中就代表着中國，代表着中華民族，你向誰喊冤去？

他說，這就說明物質文明易，精神文明難。同時也告訴我們，任何個人，任何民族，真正贏得世人尊敬的，往往不是什麼輕裘肥馬，乃是舉止文明，氣質高雅，精神高貴。

他這番談吐令我大吃一驚！沒有想到，我這位小老弟，一介草民，竟有如此認知，如此追求，如此情懷！這就是當年那個不幸早年喪母的農家少年嗎？真可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啊。

他還告訴我，當年經歷過的那些磨難，如今都已變成了資本。不但體現在如何做生意上，更體現在怎樣做人上。現在，他的地攤就經常有很體面的老闆前來請教：為什麼你的生意總是這樣好？什麼樣的貨好走？哪種貨該到哪裡去進（買批發）？甚至還有位爹爹把他們夫妻擺地攤的事編成順口溜，像唱「蓮花鬧」樣常到他們攤前唱上一曲……他贏得了尊敬，實現了願望。

他不無自豪地說，莫看夜市攤子不起眼，儘是些針頭線腦，發卡扣子之類，其實蠻多學問的。

是啊，誰能料到，區區一個地攤，沒有驚天動地的偉業，沒有叱咤風雲的壯舉，卻也照樣能活出一份精彩呢？或許，這就是普通百姓的人生哲學？

■網上圖片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商務」與我

在香港商務印書館一百周年酒會後，承贈一張一九二七年的香港地圖。那時候我剛出生不久，但不是在香港而是在汕頭。這張地圖只顯示香港島而不及九龍及新界。但看當年的香港島，已有填海之舉。從今天的皇后大道中到灣仔，有大幅「新填地」。至於北角以至東向的鰂魚涌、筲箕灣、柴灣等地，可能還是荒山野嶺，並未開發。

我在這張地圖面世以後二十年，即一九四七年，重臨香江。當年波斯富街與軒尼詩道交界的一片，仍是荒地。據說拍賣價是每英尺三元。誰投得這幅寶地，今天真是發達了。後來陸續建成大廈，中國國貨公司便在該旺點設立，成為一個標誌。而北角這一區，是上海來港富商王寬誠購地發展的，新都城大廈是其標誌大廈。而設在北角的商務印書館廠房也因此搬遷，改建成今天的僑冠大廈和僑輝大廈。

城區因此而向東發展，再形成太古城、鰂魚涌、柴灣等城鎮區。

商務印刷廠曾三遷其廠址。一九二四年在西環吉街開辦印刷廠，一九三三年在北角營建新廠房。我來港工作時，還看到多年屹立北角的印刷廠。後來北角發展成為市區的一部分，印刷廠才搬去大埔。北角的「書局街」，便是因商務的廠房而得名。

今天的商務印書館業務十分發達，設有兩家旗艦式的圖書中心，十二家門市店，還有一些大學書店和兒童書店。加上同屬聯合出版集團的三聯書店、中華書局等等，成為香港最大的印刷出版銷售的出版集團。

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同為中國的百年老店，中華比商務還要早創立兩年。這兩家老店同為中國的文化出版事業作出重大貢獻。同時也是兩家出版大、中、小學教科書的大出版商。我在讀大中小學時，都讀過該兩店出版的教科書和大學叢書。

我早年曾出版過好幾本適應中學生閱讀的知識小叢書，都是在商務屬下的一些出版社如育英出版社、學友書店、學生書店出版的。唯一的一本打正「商務印書館」的旗號出版的，是一本科學小品，書名《科學新事淺談》。用的是筆名「李化生」，出版年份是一九七一年七月，定價二元二角，此書未知商務仍有存檔否？

隨想國

興國

報紙

無論上課下課，都要經過教學大樓的正門，在大門內的左手邊，有個櫃台，櫃台前常常堆放着一些免費報紙，讓學生取閱。開學後不久，還有收費報放在那裡，目的是吸引學生看過後訂閱。每次我下課後，那些報紙還是剩一大堆放着。我想起在教學大樓的地下二樓，有系房供學生在內作校內作業和開會之用，那裡也堆放着不少報紙，是學生訂閱的，但有教師對我說，不要買報紙了，到那裡拿就可以，因為學生訂了之後都沒有什麼人去拿，真的，每次去到那裡，都見到有不少報紙堆放，最多的是英文報。

現代的學生都用手機閱讀資訊，除非特別用功的學生，才會花時間去閱讀報紙了。我時常想，從手機閱報，方便是方便了，但有沒有學生能判斷那些資訊如果放在報紙上，哪一條是重要的頭條新聞，哪些是屬於不重要的短新聞？看來這些都不重要，因為學生從網上閱讀的資訊，是有興趣的才看，大多只是看看標題，不感興趣的話題便略過。

從手機看新聞的，會詳細閱讀內容嗎？會不會只看大家會談的話題，以及花邊新聞就算了？而有沒有學生利用手機來看國際新聞和英文的報道呢？這也許是現代學生英文不好和沒有國際視野的問題吧？這也許是造成現代學生缺乏通識的原因吧？

如果人人每日花一個小時浸淫在一份好的報紙上，通曉世事和具備通識自然會增長，如果人人每日只花時間在手機或網上看自己感興趣的花邊視像資訊，會不會就是香港日漸反智和愚昧的成因呢？

路地觀察

湯禎兆

《看電影的人》序（上）

請容許我先就詹正德兄的《看電影的人》作一些脫韁的聯想，在捧讀沉甸甸的文稿之時，往往不期然被各篇的出處標示所吸引。《破報》、《台灣電影筆記》、《張老師月刊》、《Fa電影欣賞》、《人籟論辨月刊》、《旺報文化周報》、《兩岸傳媒》、《本本/A Book》、《CUE電影生活誌》、《書香兩岸》、《聯合文學》、《字花》和《典藏．今藝術》等不同地域及背景的雜誌，正好編織出一幅遼闊且邊界無限的電影地圖——作者究竟是在怎麼樣的環境下，利用不同卻有限的發表空間，一篇接一篇地把豐饒的電影世界勾勒出來。

此外，還有更多來自配合不同影展及放映活動的刊物及網媒，如2009 INPUT世界公視大展部落格、《2011南方周末影展》展刊、《本事．青春：台灣舊書風景》展覽特刊、《1965眼中的巴黎》DVD發行專文、《末日/異境》影展及拉丁美洲影展之專刊《拉丁、文化、電影、世界觀：一場魔幻瑰麗的映像旅程》等，以上的構圖所蘊藏超過四百頁的文字盛宴，究竟呈現的又是怎樣一回事的光影旅程？作為既是參與者也是引介者的詹兄，體驗的肯定更深更廣。

那屬多少時間的付出？一切肯定以年月來計算。背後來得熟悉又陌生——對門外漢來說，電影中毒的詹兄不啻為一本行走中的電影辭典，對他的博學多聞以及興味廣闊自當佩服不已；而對同道中人而言，相互如此或彼的擦身掠過又或是同途相依，又理所當然得毫無懸念。當然，在兩端的游離之間，此消彼長的走勢幾成定局——門外漢身邊永遠不會有陌生人，同流者七零八落注定載入史冊。可是，我們都明白，又或許心底裡強迫彼此信守：無論如何，同流者總不會踽踽獨行。

我相信《看電影的人》的讀者，都會對詹兄成熟穩重的文字風格留下深刻印象，甚至不難感受到背後的理想化氣質。我不知道詹兄是書一共撰作了多少歲月，但一切與他在淡水經營「有河BOOK」書店的形象不謀而合——堅守己道，一力承擔，從來為追尋自己理想作好準備。我印象中的詹兄，活脫脫吾道一以貫之，老成持重得彷彿與年輕的騷動不相聞問。